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二回 坐懷能不亂 秉正自無偏

《易》著如蘭，《詩》詠鳥鳴。滌瑕成微嫩，厥唯友生。貧賤相恤，富貴勿失。勢移心貞，跡避情密。淡疑水而固疑潦，斯不愧五倫之一。 《朋友箴》

當初劉孝標曾做《廣絕交論》，著實說友道的薄：財盡交疏，勢移交斷；見利相爭，見危相棄；忽然相與，可聽勿頸，一到要緊處，便只顧了自己。就如我朝閹宦李廣得寵，交結的便傳奉與官。有兩個好朋友，平日以道學自勵的。談及李廣得寵之事，一個道：「豈有向閹奴屈膝之理？」到次日，這個朋友背了他去見時，不料已先在那裡多時了，此是趨利。就是上年逆黨用事時，攻擊楊、左的，內中偏有楊、左知交；彈射崔、魏的，內中偏有崔、魏知己。此豈故意要害人？不過要避一時之害。不知這些人原也不堪為友的。友他的也就是沒眼珠，不識人的人。若是我，要友他，畢竟要信得他過。似古時范張，千里不忘雞黍之約；似今時王鳳洲與楊焦山，不避利害，托妻寄子。我一為友，也要似古時龐德公與司馬徽，彼此通家，不知誰客誰主；似今時馬士權待徐有貞，受刑瀕死，不肯妄招。到後來徐有貞在獄時，許他結親，出獄悔了，他全不介意。這才不愧朋友。若說一個因友及友，不肯負托，彼此相報，這也是不多見的人。

如今卻說一個人，我朝監生，姓秦名翥，字鳳儀，湖廣嘉魚人氏。早年喪母，隨父在京做個上林苑監副，便做京官子弟納了監在北京。後邊丁憂回家，定了個梅氏，尚未做親。及至服滿，又值鄉試，他道待鄉試回來畢姻。帶了一個家人，叫做秦淮，一個小廝叫做秦京，收拾了行李，討了一隻船，自長江而下。只見：

水連天去白，山夾岸來青，
葦浦喧風葉，漁舫聚晚星。

一路來，不一日，已到揚州。秦鳳儀想起有一個朋友，姓石，名可礪，字不磷，便要去訪他。不知這石不磷也是嘉魚人，做人高華倜儻，有膽氣，多至誠，與人然諾不侵。少年也弄八股頭做文字，累舉不第，道：「大丈夫怎麼隨這幾個銅臭小兒，今日拜門生，明日討薦書，博這虛名。」就撇了書，做些古文詩歌，彈琴、擊劍，寫字、繪畫。卻不肯學這些假山人、假墨客，一味奴顏婢膝的捧粗腿，呵大卵脬；求薦書，東走西奔；鑽管家，如兄若弟。只因他有了才，又有俠氣，縉紳都與他相交，常往來兩京。此時僑寓在揚州城磚街上。

秦鳳儀到鈔關邊停了船。叫秦淮看船，帶了秦京，拿了些湖廣土儀：細篋、蓮肉、湘簾、鱖魚鮓之類，一路來訪石不磷。

卻也有人曉得他，偶然得個人，說了住處。尋來，湊巧石不磷在家。

數間廳事，幾株花木，雖無車馬盈門，卻也有求詩的、乞畫的、拜訪的高朋滿座。一見鳳儀，兩個是至交，好生歡喜。忙送了這些人，延入書齋留飯。問些故鄉風景，平日知交，並鳳儀向來起居。隨即置了酒，攜妓同游梅花嶺。

盤桓半晌。秦鳳儀別了要下船。石不磷道：「故人難得相遇，便在此頑耍數日何妨？」

秦鳳儀道：「怕舟子不能擔待。」

只見石不磷停了一會，便想些什麼道：「這等，明日兄且為我暫住半晌，小弟還有事相托。」

鳳儀道：「拱候。」

次日，船家催開船，鳳儀道：「有事，且慢。」

將次早飯時，石不磷卻自坐了一乘轎，又隨著一乘轎，家人挑了些箱籠行李之類，來到船邊。恰是石不磷和一個二八女子。這女子生得：

花疑嬌豔柳疑柔，一段輕盈壓莫愁。
斜倚蓬窗漫流盼，卻如范蠡五湖游。

下了船，叫女子見了秦鳳儀，就在側邊坐了。石不磷道：「這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敝友寶主事所娶之妾。揚州地方人家都養『瘦馬』。不論大家小戶，都養幾個女子，教她吹彈歌舞，索人高價。故此娶妾的都在這裡討人。尋個媒媽子，帶了五、七百開元錢，封做茶錢，各家女子出來相見，已自見了她舉動、身材、眉眼，都是一目可了的。那媒媽子又掀她唇，等人看她牙齒；卷她袖，等人看她手指；掣起裙子，看了腳；臨了又問她年紀，女子答應一聲，聽她聲音。費了五七十個錢渾身相到。客冬在北京，過臨清，有個在京相與的內鄉寶主事，他管臨清鈔關，托我此處娶妾。小弟為他娶了此女，但無人帶去，擔延許久，只道小弟負托。如今賢弟去，正從臨清過，可為小弟帶一帶去。」

秦鳳儀聽了，半日做不得聲。心裡想道：「她是寡女，我是孤男，點點船中，怎麼容得？況此去路程二千里，日月頗久，恐生嫌疑？」正在應不得、推不得時節，只見石不磷變色道：「此女就是賢弟用了，不過百金，怎麼遲疑？」取出一封與寶主事書，放在桌上，他自登岸去了。

一葉新紅托便航，雨雲為寄楚襄王，
知君固是柳下惠，白璧應完人趙邦。

這時秦鳳儀要推不能，卻把一個濕布衫穿在身上，好生難過。就在中艙另鋪下一個鋪與她歇宿，自己也就在那邊一張桌兒上焚香讀書。那女子始初來也嬌羞不安，在船兩日，一隙之地，日夕在面前，也怕不得許多羞，倒也來傳茶送水，服侍秦鳳儀。鳳儀好生不過意。

行不過一二日，早是高郵湖。這地方有俗語道：「高郵湖，蚊子大如鵝。」湖岸上有一座露筋廟。這廟中神道是一個女子，生前姑、嫂同行避難，借宿商人船中。夜間蚊子多，其嫂就宿在商人帳中，其姑不肯。不期蚊子來得多，自晚打撲到五鼓。身子弱，弄得筋骨都露，死在舟中。後人憐她節義，為她立廟，就名「露筋娘娘」。

秦鳳儀到這地方，正值七月天氣。一晚，船外蚊子飛得如霧，響得似雷，船裡邊磕頭撞腦都是。秦鳳儀有一頂紗帳，趕了數次，也不能盡絕。那女子來船慌促，石不磷不曾為她做得帳子，如何睡得？鳳儀睡了，聽她打撲不停手，因想起露筋娘娘之事。恐怕難為了她，叫她床中來宿。女子初時也作腔，後邊只得和衣來睡在腳後。那家僮聽得，道：「我家主今日也有些熬不過了。這女兒落了靛缸，也脫不得白了。」倒在那裡替主人快活，替女子擔憂。

似此同眠宿起，到長淮，入清河，過呂梁洪，向閘河，已去了許多日子。

來到臨清，只見秦鳳儀寫了個名帖，叫小廝拿了石不磷這封書，來見寶主事。小廝把書捏捏道：「只怕不是原封了。」

到了衙門，伺候了半晌，請相見。見了，送上石不磷這封書，留茶，問下處，說在船中。

寶主事就來回拜。看見是只小舟，道：「先生寶眷也在舟中麼？」

秦鳳儀道：「學生只一主一僕，沒有家眷。」只見那主事臉色一變，吃了一盅茶就回。

坐在川堂，好生不快，心裡想道：「這石不磷好沒來由！這等一個標緻後生，又沒家眷，又千餘里路，月餘日子，你保得他兩個沒事麼？」也不送下程請酒，只是悶坐，到晚想起：「石不磷既為我娶來，沒個不收的理。」吩咐取一乘轎到水次抬這女子。這女子別時甚不勝情，把秦鳳儀謝了上轎。

到衙，那主事一看，果然是個絕色。又看她舉止都帶女子之態，冷笑道：「我不信。」便收拾臥房安下，這夜就宿在女子房中。

夜間一試，只見輕風乍觸，落紅亂飛，春意方酣，嬌鶯哀囀。那寶主事好不快活！

又想到：「天下有這樣人？似我老寶見了這女子，也就不能禁持。他卻月餘竟不動念，真是聖人了。」不曾起床，便吩咐，叫：「秦相公處送雙下程一副，下請書：午間衙中一敘。」

這邊家人見寶主事怠慢，道：「我說想有些老成，寶爺怪了。」天明，秦鳳儀也催開船。

家人又道：「再消停，寶爺不喜歡，或者小奶奶還記念相公。」

正開船不上一里，只見後邊一隻小船飛趕來，道：「寶爺請秦相公！」趕上送了下程。

秦鳳儀不肯轉去，差人死不肯放，只得轉去。

相見時，寶主事好生感謝，道：「學生有眼不識先生，今之柳下惠了。學生即寫書謝石不磷，備道足下不辜所托。就是足下此行，必定連捷。學生曾記敝鄉有一節事：一個秀才探親，泊船渭河。夜間岸上火起，一女子赤身奔來，這秀才便把被與她擁了。過了一夜回去。後來在場中，有一個同號秀才做成文字，突然病發，道：『可惜了這幾篇中得的文字，用不著。』竟與了這秀才。揭曉時，這秀才竟高中了。那做文字的秀才來拜，道：『生平在文字上極忌刻，便一個字不肯與人看。那日竟欣然與了足下。雖是足下該中，或者還有陰德。』再三問他，那舉人道：『曾記前歲泊船渭河，有一女因失火，赤身奔我，我不敢有一毫輕薄，護至曉送還，或者是此事。』那秀才便走下來，作上兩個揖道：『足下該中，該中！便學生效勞也是應該的。前日女子，正是房下。當日房下道及，學生不信天下有這好人，今日卻得相報。』自學生想起來，先生與小妾同舟月餘，纖毫不染，絕勝那孝廉。但學生不知何以為報耳！」隨著妾出來拜謝，送兩名水手作贖禮。鳳儀堅辭。

寶主事道：「聊備京邸薪水，不必固辭。」又秦相公管家，也賞銀二兩。自寫書謝不磷去了。正是：

臨岐一諾重千金，肯着紅顏負寸心。

笑殺豫章殷傲士，尺書猶自付浮沉。

秦鳳儀到京，恰值司成考試，取了前列。在西山習靜了幾時，一體入場。他是監生，這「皿字號」中，除向已撥歷掛選，這是只望小就，無意中式的。又有民間俊秀，裝體面應名，雖然進場，寫來不成文字的。還有怕遞白卷被貼出，買了管貢院人，整整在土地廟裡坐一日一夜的。實落可中的也不多，秦鳳儀便中了個經魁。順天府中吃了鹿鳴宴。離家遠，也不回去了，仍舊在西山裡習靜。

恰好寶主事回京轉了員外，不時送薪米。到得春試時，又中了進士。寶主事授他秘訣道：「卷子有差失，不便御覽。可帶海螵蛸骨進去，遇差錯可以擦去。又『皇帝陛下』四字，畢竟要在幅中，可以合式。」秦鳳儀用這法，果然得了二甲賜進士出身。

未及選官，因與同鄉李天祥進士、同年鄰智吉士交往，彼此(都)上疏論時政，道：「進君子，退小人，清政本，開言路」，觸忤了內閣。票本道：「秦鳳儀與李天祥俱授繁劇衙門縣丞，使老成歷練。」吏部承旨。天祥授陝西咸寧縣縣丞，鳳儀授廣西融縣縣丞。鳳儀也便辭了朝，別了寶員外。

寶員外著實安慰一番道：「煙瘴之地，好自保重。暫時外遷，畢竟升轉。年少仕路正長，不可介意。」又為他討了一張勘合，送了些禮。

一路出來，路經揚州，秦鳳儀又去見了石不磷。石不磷道：「賢弟好操守！不惟於賢弟行檢無玷，抑且於小弟體面有光。當賢弟沉吟時，已料賢弟必能終托。」因問他左遷之故，鳳儀備道其事。

石不磷道：「賢弟，官不論大小，好歹，總之要為國家幹一番事。如今二衙不過是水利、清軍、管糧三事。若是水利，每年在農工歇時，督率流通堤防，使旱時有得車來，水時有得泄去，使不至饑荒，是為民，也是為國。清軍，為國家足軍伍，也不要擾害無辜。管糧，不要縱歌家包納，科斂小民，不要縱門斛、踢斛、淋尖，魚肉納戶；及時起解，為國也要為民。如今謫官還要做前任模樣，倨傲的討差回家，或是輕侮同列；懶惰的尋山問水，不理政事；不肖的謀差謀印，恣意擾民。這須不是索位而行的事。賢弟莫作腐話看。」因送他在金、焦兩山登眺了兩日。

不磷見柳州在蠻煙瘴雨中，怕他不堪，路上還恐有險阻，要同他到任。秦鳳儀道：「小弟浮名所使，兄何苦受此奔波？」不磷不聽，陪他到家，做了親。相幫他僱了一隻大船赴任。

行了幾日，正過洞庭，兩個坐在船上，縱酒狂歌。只見上流飛也似一隻船來，水手一齊失色道：「不好了，賊船來了！」石不磷便擎刀在手。那船已是傍將過來，一撓鉤早搭在船上，一個人便跳過船來。那石不磷手快，一刀砍斷撓鉤。這邊順風，那邊順水，已離了半里多路。這強盜已是慌張了，石不磷卻一刀剝去。此人一閃，不覺跌入艙中。石不磷舉刀便劈，秦鳳儀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這些人盡有迫於饑寒，不得已為盜的，況且他也不曾劫我，何必殺他。」

石不磷道：「只恐我們到他手裡，他不肯留我。」便扶他起來，只見這人呵：

闊額突然如豹，疏眸炯炯如星。

鬚鬚一部似鋼針，啟口聲同雷震。

並無一毫懼怯。秦鳳儀道：「好一個好漢！快取酒與他壓驚。」

秦淮道：「這是謝大王不殺恩了。」吃酒時，只見他狼吞虎嚼，也沒有一毫羞恥。

秦鳳儀道：「我看兄儀度應非常人。但思兄在此胡行，不知殺了多少人，使人妻號子哭。若使方才兄一失手，恐兄妻子亦復如此，兄何不改之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廣西熟苗。每年夏秋之交，畢竟出來劫掠。今承吩咐，便當改行。」

正飲酒時，船上人又喊道：「賊又來了！」卻是賊船道賊首被殺，齊來報仇。四檣八槳，飛似趕來。

將近船，那人道：「不得無禮！」這乾人只把船傍攏來，都不動手。這人便揮手向秦鳳儀、石不磷謝了，一躍而過，其船依舊箭般去了。

石不磷道：「饒人不是癡。若方才砍了他，如今一船也畢竟遭害，還是鳳儀遠見。」

鳳儀道：「偶然一哀憐他，也不曾慮到此事。」

行了許久，到了湘潭。那邊也打發幾個人、一隻船來迎接。石不磷便要辭回，秦鳳儀定要他到任上。不一日，到了任，只見景色甚是蕭條。去謁上司，有的重他一個新進士；有的道他才得進步就上本，是個狂生，不理他；還有的道他觸忤內閣，遠選來的，要得奉承內閣，還凌轢他。

一個衙宇一發齊整，但見：

爛柱巧鑲墨板，頹椽強飾紅簷。破地平東缺西宇，舊軟門前拼後補。穿堂巴門大，紙糊窗每扇剩格子三條；私室廟堂般，朽竹筩每行攔瓦兒幾片。古桌半存漆，舊床無復紅。壁欹難礙月，門缺不關風。

還有一班衙役更好氣象：

門子須如戟，皂隸背似弓。管門的向斜陽捉蝨，買辦的沿路尋蔥。衣穿帽破步龍鍾，一似卑田院中都統。

每日也甚興頭：

立堂的，一庭青草；吆喝的，兩部鳴蛙。告狀，有幾個噪空庭烏雀嘴喳喳；跪拜，有一隻騎出入搖鈴餓馬。

秦鳳儀看了這光景，與石不磷倒也好笑，做下一首詩，送石不磷看，道：

青青草色映簾浮，宦舍無人也自幽。

應笑儒生有寒相，一庭光景冷於秋。

石不磷也作一首：

堪笑浮生似寄郵，漫將淒冷惱心頭，
相攜且看愚溪水，傲殺當年柳柳州。

不數日，石不磷是個豪爽的人，看這衙齋冷落，又且拘局得緊，不能歌笑，竟辭秦鳳儀去了。鳳儀已自不堪，更撞柳州府缺堂官。一個署印二府，是個舉人，是內閣同鄉。他看報曉得鳳儀是觸突時相選來的，意思要借他獻個勤勞兒，苦死去騰倒他。委他去採辦大木，到象山、烏巒山各處。

這山俱是人跡罕到處所，裡邊蚺蛇大有數圍，長有數十丈，虎、豹、猿、獠，無件不有。被秦鳳儀一火燒得飛走，也只數月，了了這差。他又還憎嫌他糜費，在家住得不上五七日，又道各峒熟苗累年拖欠糧未完，著他到峒徵收。這些苗子有兩種：一種生苗，一種熟苗。生苗是不納糧當差的。熟苗是納糧當差的，只是貪財好殺，卻是一般。

衙門裡人接著這差委的牌，各人都吃一驚道：「這所在沒錢賺，還要賠性命，這所在哪個去？」你告假，我托病，都躲了。只有幾個吃點定了，推不去的，共四個皂隸，一個馬夫，一個傘夫，一個書手，一個門子。

出得城，一個書手不見了。將次到山邊，一個傘夫把傘「撲」地甩在地下，裝肚疼再不起來，只得由門子打傘。□□□□（那開路的）皂隸又躲了。沒奈何□□□□□□（自帶了韁，叫）馬夫喝道。□□□□（那門子道）：「老虎來了！」喊了一聲，□□□□□□（兩個又躲了）越靜。秦鳳儀□□（看了）又好惱，又好笑，落落脫脫正信著馬走去。那山且是險峻：

谷暗不容日，山高常接雲。

石橫紆馬足，流瀑濕人巾。

秦鳳儀正沒擺撥時，只聽得竹籬裡簌簌響，鑽出兩個人來。秦鳳儀道：「你是靈岩峒熟苗麼？我是你父母官。你快來與我控馬，引我峒裡去。」這苗子看了不動。

秦鳳儀道：「我是催你糧的，你快同我走。」只見這苗子便也為他帶了馬進去。過了幾個山頭，漸有人家。竹籬茅舍，也成村景。走出些人來，言語侏[離]，身上穿件雜色彩衣，腰緊一方布，後邊垂一條，似狗尾一般。女人叫夫娘，穿紅著綠，耳帶金環，也有顏色。

見這兩個人為他牽馬，道：「是你爺娘來？」

這兩個回道：「道是咱們父母官。」

一路引去，聽得人紛紛道：「頭日來了！」卻是一個苗頭走來。

看了秦鳳儀便拜道：「恩人怎到這個所在來？」鳳儀一看，正是船上不殺他的強盜。

秦鳳儀跳下馬道：「我在此做了個融縣縣丞。府官委我來催糧。」

這苗目道：「催糧再沒一個進我峒來的。如今有我在，不妨且到我家坐地，我催與父母。」

到他家裡，呼奴使婢，不下一個仕宦之家。擺列熊掌、鹿脯、山雞、野味與村酒。秦鳳儀叫那人同坐，那人道：「同坐，父母體便不尊了。」便去敲起銅鼓，駝槍弄棒，趕上許多人來。

他與他不知講些什麼，又著人去各峒說了。不三日之間，銀子的、布的、米穀的都拿來。那人道：「都要送出峒去。」自己與秦鳳儀控馬，引了這些人相隨送到山口，灑淚而別。

秦鳳儀自起地方夫，搬送到府，積年糧米都消。二府又道他得峒苗的賊，百般難為。

恰喜得一個新太府來，這太府正是寶員外。臨出京時，去見內閣。內閣相見道：「這地方是個煙瘴地方，當日曾有一個狂生妄言時政，選在那邊融縣做個縣丞。這個人不知還在否？但是這個不好地方，怎把先生選去？且暫去年餘，學生做主，畢竟要優擢足下。」

寶知府唯唯連聲而退。心下便想道：「怎老畜生你妨賢病國，阻塞言路，把一個言官弄到那廂，還放他不過？」想起，正是秦鳳儀。

又怕他有人承內閣之意，或者害他，即起身上任。只見不曾出城，有一個科道送書道：「秦生狂躁，唯足下料理之。」寶知府看了大惱。

路經揚州，聞石不磷不在，也不尋訪。未到任，長差來迎，便問：「融縣秦縣丞好麼？」眾人都道他好。

到了任，同知交盤庫藏文卷，內有「各官賢否」。只見中間秦鳳儀的考語道：

恃才傲物，黷貨病民。

寶知府看了一笑，道：「老先生，秦生得罪當路，與我、你何干？我們當為國惜才，賢曰『賢』，否曰『否』，豈得為人作鷹犬。」弄得一個二府羞漸滿面，倒成了一個仇隙。

數月後，秦鳳儀因差到府，與寶知府相見，竟留人私衙。秦鳳儀再三不肯，道是轄下，寶知府道：「我與足下舊日相知，豈以官職為嫌？」秦鳳儀只得進去，把科道所托的書與秦鳳儀看了，又把同知的考語與看。

秦鳳儀道：「縣丞在此，也知得罪時相，恐人□□(再加)陷害，極其謹飭。年餘奔走□□□(不能親)民事，何嘗擾民？反說通賄？」

寶知府道：「奸人橫□(口)誣人，豈必人之實有？便有不□□(實，於)足下何患？考語我這邊已改了道：

一勤蒞事，四知盟心。

秦鳳儀道：「這是台臺培植，窮途德意，但恐為累。」

寶知府笑道：「為朋友的死生以之。他嗔我，不過一削奪而已，何足介懷？足下道這一個知府足增重我麼？就今日也為國家惜人材，增直氣，原非有私於足下。」因留秦鳳儀飲：

作客共天涯，相逢醉小齋。

趨炎圖所丑，盛德良所懷。

兩個飲酒時，又道：「前娶小妾，已是得子。去歲喪偶，全得小妾主持中饋。」定要接出來相見。

自此，各官見府尊與他相知，也沒人敢輕薄他。只是這二府與寶知府合氣，要出血在秦鳳儀身上。

巡按按臨時，一個揭帖，單揭他「採木冒破，受賄緩糧」。過堂時，按院便將揭帖內事情，扳駁得緊。

寶府尊力爭道：「採木不能取木，虛費工食，是冒破，他不半年採了許多木頭。徵糧不能完糧，是得錢緩，他深入苗峒，盡完積欠。還有甚通賄？害人、媚人難為公道？」這會巡按也有個難為秦鳳儀光景，因「害人、媚人」一句簽了他心，倒避嫌不難為他。

停了半年，秦鳳儀得升同州州同。寶知府反因此與同知交訐，告了致仕，同秦鳳儀一路北回。秦鳳儀道：「因我反至相累。」

寶知府道：「賢弟，官職、人都要的。若為我要高官，把人排陷，便一身暫榮，子孫不得昌盛。我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，罷了！這不公平時世，還做什官？」

後來秦鳳儀考滿，再轉彰德通判，做了寶知府公祖，著實兩邊交好。給由升南工部主事，轉北兵部員外，升郎中，升揚州知府。恰好寶知府又薦地方人材，補鳳翔知府，升淮揚兵道。

此時石不磷方在廣陵，都會在一處。兩個厚贈石不磷，成一個巨富人。嗚呼！一言相托，不以女色更心，正是：

賢賢易色，一日定交。不以權勢易念，真乃貧賤見交情。